

麦展穗 著

昆仑关大战



广西民族出版社

昆仑关大战

麦展穗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昆仑关大战

麦展穗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金城商标彩印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437 118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800 册

ISBN 7—5363—2728—5/I·699 定价：4.80 元

《昆仑关大战》序

程思远

岁月如流，昆仑关血战转瞬已逾五十载。回首当年，中国军人顽强战斗，抱必胜之心，于昆仑关浴血旬月，歼灭日军精锐“钢军”坂垣师团第一十二旅团，击毙其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等四千余人。是役也，长华夏正气，灭侵略者威风，堪称八年抗战中一次大捷，在世界反法西斯史册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昆仑关乃广西境内一雄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离余故乡宾阳数十里之遥。路窄关险，怪石嶙峋，易守难攻，而我英勇的中国军人，凭籍刚毅气概，勇攀险阻，斩关守隘，其悲壮实亘古所未有，其忠勇乃举世之罕见。像我这样亲历八年抗战之人，在耄耋之年，怀念及此，犹深感奋。

岁月匆匆，世事苍茫，人生若白驹过隙，去日苦多。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时间淘洗一辈又一辈人，但我始终笃信，中华民族饱经忧患，屹立不拔。昆仑关之役，足以体现我国军人同仇敌忾光复国土之决心，吃若耐劳马革裹尸之魂魄。此精魂一经发扬光大，则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敌人闻风丧胆，义师所向披靡。如若将此精神用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亦能屡创奇勋、业绩累累。诚如是，乃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今有广西同乡侪辈麦氏展穗君，辛劳经年，著成《昆仑关大战》一书，嘱余为之作序。窃以为，能为昆仑关之战撰文，实录当时战况以传后世，乃有益于世道人心之举。故此，欣然写下以上文字，有感于斯文耳！

时代呼唤大文章

孙步康

去年5月在北海，麦展穗跟我说，他要攻大部头报告文学，写昆仑关大战。我心里一震，表示赞赏钦佩之时，也为麦仔担一份心。说实在话，以前看过麦仔几篇报告文学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智者的聪颖和创作者的机灵，然而，还算不上有深度有底蕴的大手笔。以其功力，去写一场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大战役，从历史泥沙中挖掘出被湮埋的风云人物，能行吗？要知道，这些年来也有人撰写了好多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小说，尽是铩杀而归。麦仔也去碰，弄不好，“杨白劳”啊！

麦仔却挺淡然：“试试嘛。”

这一试，却试出名堂来。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昆仑关大战》写出来了。认真阅读这篇作品，眼前显现了荡开被混沌迷雾掩盖着的历史峰峦，看到了历史的真相。麦仔仿佛一个举着火炬的勇敢者，把思想的光芒慷慨地赠给对历史似知非知的读者大众，引导他们认识全局的抗日战争。我更欣喜地看到，通过《昆仑关大战》的写作，麦仔成功地超越了自我，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战争历史的描绘是一种艰难。历史有它铁的规律，并非任

人涂脂抹粉的妓女。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丘吉尔说：“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如何写？却要煞费苦心，既要受制于历史材料的是否真实，又要受制于作者自身的文化修养与哲学修养。《昆仑关大战》所要描绘的对象是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昆仑关会战这一段史实，这不是容易事。长期以来，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平原游击队》、《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等，只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搏斗。这是正确的，但它不是抗日战争历史的全部。我们今天用文学的形式再现这一段历史这一场战役，真实地严肃地冷峻地关注这场战斗，全面公正地评价历史，把历史的得失成败诉于世人。作者不无感慨写道：“我久久地凝望着那密密麻麻的、难以数清的阵亡将士名字，飒飒山风中，耳边仿佛响起当年鏖战的震撼厮杀、枪炮呼啸，还有那痛苦的呻吟、临断气前的仰天长吁……”那深刻、悲切的描述，给人们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撼动。

撰写历史性纪实文学作品，是根据历史的客观性如实描绘，或是以一种功利性的善恶观去归纳演绎历史的是非曲直？很长时期以来为文学界所论争不休。广西这些年来写昆仑关战役的小说电影剧本，在这两种叙述方法上把握欠佳，因而未能有所突破。麦展穗是个聪明人，巧妙地将道德评价和历史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己之好恶，描写的是历史，关注的是现实，站在较高的视角上把握历史事件，拓清历史雾团。从这一点出发，作者笔下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五军，美式装备，雷厉风行，在数百门大炮的掩护下，担任了主攻昆仑关的主力部队。上至军长杜聿明、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刚从德国军事学院毕业回来的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二百

师师长戴安澜，下至普通的坦克手、步兵，无不壮怀激烈，勇猛剽悍，誓死驱逐日本军，收复失地。而号称“小诸葛”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既要利用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对抗日寇的精锐之师打通河内到南宁、桂林的补给线，又要保存桂系实力不让老蒋趁机吃掉，用心良苦，左右调度，颇费心机。还有蒋介石、斯大林，罗斯福，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将目光投射到广西宾阳邕宁交界的昆仑关上，使得这次会战充满了国际色彩。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战争这个舞台上演出了活龙活现的剧目，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也都有他的理由，因此战争才显得如此复杂纷纭扑朔迷离悲惨壮烈。麦仔是相对清醒的，用他那支冷峻的笔，写出了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特定心态，透视出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在历史天平上砝码的重量。他没有虚饰，没有矫情，无论对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的长处和短处，对战场上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客观地进行了严峻的剖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难怪读者在读完《昆仑关大战》之后，禁不住掩卷叹息：“啊！原来是这样的……”

纪实文学有一个难点：难于刻划人物。历史性纪实文学，刻划人物尤难。就我近年读过的许多这类作品而言，事件掩盖了人物性格问题的外延压缩了人性的内涵者比比皆是。毕竟，文学是人学。纪实文学这当然也要写人，写人的性格气质精神品性。《昆仑关大战》在这方面来说，是比较成功的。麦仔大胆地把人物放在战场的生死漩涡之中来摔打，通过真实感人的细节凸现人物的内心现实。比如二百师师长戴安澜，这位死后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国会勋章被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挽诗中称作“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的一代名将，大战前

夕，治军有方。《昆仑关大战》中写道：二百师驻守全州，戴夫人王荷馨领着孩子赶到，当汽车开到师部大门口，长子履东便跳下车，兴冲冲往里跑。“立正，敬礼！”随着两声口令，站岗的卫兵向小履东行军礼。戴安澜来到大门口，严肃地对班长说：“以后，我的家属、孩子到师部来，不要喊立正、行军礼。否则，军法从事。”后来，又说：“今后，对我的孩子不要喊‘少爷’‘小姐’，直呼他们的名字就可以。”从这件细微小事，可以窥出一名真正军人的性格，治军严明，对家属严于要求，堪称楷模。由于有这种精神，戴安澜将军在昆仑关大战中身先士卒英勇杀敌，身负重伤，战功卓著。再如参加昆仑关会战的日本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麦仔没有把他描绘成以往电影里那类穷凶极恶又极其愚蠢的屠夫，而是根据史实，写出他的儒将风度，写出他忠心耿耿为了日本军部的“东南亚圣战”义无反顾的武士道精神。虽然中村正雄身陷绝境眼中“滚落着懊悔的泪光”，但为了战争，他毅然决定：每隔十米燃一个火把，炮声就是方向，冒险出发！一路上，士兵不慎跌落深渊葬身谷底，重伤员开枪自戕，格外惨人，“中村正雄没有稍许的犹豫和停顿，仍在向前迈动着沉重的双腿，马靴踩着折断的树枝和落叶，发出一阵阵嘎吱的声响。”这么一个视死而归的民族，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思索，多问几个为什么吗？从这点来说，我们在读《昆仑关大战》之时，感受到的是一种风云际会金戈铁马的浩然之气，而不是那类专门记述臆造领袖名人风流韵事的低俗故事和噱头。这才是历史，这才是生活！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时代呼唤大文章。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家，理应自觉地奉献给读者沉甸甸的力作，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报告文学”

沦于虚美的误区，为实惠而演唱无聊的赞歌。这类“报告文学”纵然一时获利，但很快被人遗忘被时代淘汰。真正有志于吃文学这碗饭的人，应该像麦展穗那样，潜下心来，埋头创作，认认真真写出有份量有深度的大作品来，这样，一个作品才有价值，一个作家才有价值。当今广西文坛，“非创作倾向”滥觞，挂“作家”头衔谋官的、获利的不乏其人，创作如何能够“突破”？要想重振“桂军”雄风，赶上全国文学创作先进水平，不端出几部有深度有意韵的大作品是不行的！

引子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中日淞沪会战。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守。

二十日,国民政府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军分兵三路北上,与渡黄河南下的日军配合,夹攻徐州,打通津浦铁路,长驱直下。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陷。

日军因战线拉得过长,消耗的兵力为数亦大,如同泥足有愈陷愈深而无法自拔的趋势。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二十二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进一步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北、蒙疆的资源,日本则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以此诱降国民政府,被蒋介石委员长严辞拒绝。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军藉海空军之掩护,从广西钦州湾强渡登陆,北犯南宁,切断我华南国际交通线,实行封锁政策,威胁重庆,达到其以军事配合政治上逼和的企图。蒋介石亲自同意杜聿明的第五军归辖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阻挡进犯之敌。

十二月三十一日,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雄踞于广西邕(南宁)宾(宾阳)公路的咽喉地带。

附近群山叠嶂，绵延不绝，中多悬崖深谷，关下仅有一条由数千年前的昆仑古道改建修筑的蜿蜒公路。

公元一九九一年四月，昆仑关大战五十二年后的一天，我徒步登临海拔六百余公尺的昆仑关。在向北的一个土坡上，荒草萋萋中，我寻到了一座残墓，已剥蚀发黑的石碑，仍可辨认几行秀劲的字迹：

民国二十九年

昆仑关战役阵亡日本第五师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墓

陆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题

中村正雄、杜聿明，昆仑关大战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日、中指挥将领！

沿着陡峭的石阶拾级而上，在两个连接的南北峰顶平台，北面峰顶建有一座六角亭纪念碑，纪念碑的两面刻写着已任陆军中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撰写的悼念碑文，在南面峰顶，耸立着一座十几米高的三面纪念尖塔，塔的大理石底座是蒋中正题的“碧血千秋”，上方是杜聿明题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北面是何应钦题的“气塞苍冥”。据陪同我前来的自治区文史馆的一位同志说，纪念尖塔曾一度坍塌，附近的一些农民将这些刻有题辞的碑石块运回家中，或作猪栏垫石，或作修筑房舍的基座，那年修复纪念塔，他们才又从家中撬起运回山上。

我一阵怆然。

纪念塔的后面，一排排水泥盖板下的墓穴，埋葬着数以万

计的抗日将士忠骨。时值清明不久，细雨霏霏，只见墓穴前插满了已燃尽的香烛杆。据说，每年清明节前后，附近农民上昆仑关来燃香火凭吊的也不少。毕竟，都是中华民族的至亲骨肉。雨丝无声无息地打湿了我的头发，在横立着的几块碑石前，我久久地凝望着那密密麻麻的、难以数清的阵亡将士名字，飒飒山风中，耳边仿佛已响起当年鏖战的震撼厮杀、枪炮呼啸，还有那痛苦的呻吟，临断气前的仰天长吁……

公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清晨。桂北。

一辆美式吉普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疾驰。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靠在松软的后座上，沉思的目光投向车窗外，凝望着远处黛青色的连绵山峦，剑眉微微耸起。

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从梦中惊醒。

这深夜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一般来自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别墅，两个月前，他就是在睡意朦胧中被这电话铃声召去重庆的。

杜聿明，字光亭，黄埔一期学生，他统领的第五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建立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蒋介石的嫡系。那次，蒋介石是委派他去视察胡宗南部装甲兵第二团的，可见信任之程度。

“杜军长吗？”听筒里，传来的却是白崇禧那带有桂北口音的浑厚声音。

他一怔：“是，我是杜聿明。”

“日军已在钦州湾登陆，正沿邕钦公路北犯，企图侵占南

宁。情势很危急，现命令你军尽快集结于南宁附近，准备攻击北进之敌。”白崇禧的语气严峻，决断。

“是。”他的神经骤然绷紧。

“杜军长，这次进犯的日军是第五师团、第二十八师团和台湾守备队，你们要作好充分准备，万万不可疏忽。”白崇禧又郑重地告诫。

他握着话筒的手微微一颤。

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又称“钢军”，是日寇最精锐的部队，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秉性强悍，长期受武士道训练，侵华战争两年多，立下“赫赫战功”，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因此升调。现任师团长为今村均中将。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蒋介石打来的。

“杜军长，你接到白王任的命令了吗？”蒋介石操着浙江口音问道。

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身子：“报告校长，五分钟前刚接到他的电令。”

他是深知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的。尽管第五军隶属的徐庭瑶三十八集团军划归桂林行营管辖，然而，来自桂林行营的任何命令，他都向蒋介石另外请示，以表示对蒋介石的效忠。

他有点诚惶地又辨明：“校长，我正要向您报告……”

蒋介石在电话里“嗯嗯”几声，沉吟道：“这次你要听从他的指挥，就像听从我的指挥一样。这一仗关系重大，望你们要以民族和党国的利益为重。”

他保证道：“是，保证服从命令。”

“如果夏威夷将军的第十六集团军抵挡不住北进的敌寇，易守难攻的昆仑关将成为敌人钳制邕宾公路，防守南宁之要塞。

你们要加强兵力，研究攻略，争取主动。”蒋介石在详尽问及第五军兵员的补充及部队整训后，对他强调道。

他连声称是。

车窗外，一辆辆的美式载重卡车不时地迎面飞驰而过。

杜孝明的剑眉感得更紧了。

其实，眼下的吃紧局势，他是早已预料到的。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又占领海南岛和涠州岛，封锁我广东南路，广州湾（湛江）、北海、钦州通往海外的国际交通。在广西，只有一条通往越南的国际路线——由镇南关（今友谊关）入口，再经邕、龙公路或左江水路到南宁，经邕、柳公路到柳州接湘桂公路，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认为日军如果窜犯广西，必以海南岛为基地，以柳州为目标，主力从广州湾登陆，窜经玉林、贵县，攻略柳州。至于流窜南宁之敌，不过是以一部兵力作为助攻而已。针对这样的敌情判断，所以指示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的四个师都摆在贵县、桂平、平南一带的郁江、浔江北岸整训，构筑工事，准备拒止或迟滞来犯之敌，争取时间抽调第七、九战区若干兵力来支援攻势。因此，在钦州湾沿海警戒及邕钦公路方面的兵力很薄弱，南宁基本上呈空虚状态。他弄不清楚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这次部署为何此般轻率？据悉近来北海海面，常有敌舰游弋，出没无定，还有敌机飞来上空侦察。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主攻方向和窜犯目标可能由钦县沿海登陆，沿邕、钦路进攻南宁。南宁是桂南重镇，占领南宁就切断了通往越南的国际路线，现在敌人兵力不足，不会贸然深入到柳州，而进犯南宁，邕钦路则是捷径！

无疑，丢失南宁和这条国际通途，将会震撼西南大后方，就像肋下被不意地插上一刀，难怪乎蒋介石会同意将第五军

这张王牌打出去。

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躁悄悄涌上杜聿明的心头。他摇开了吉普车的窗玻璃，让凉丝丝的晨风扑向面庞，清醒和理顺有些纷乱的思绪。二百师的驻地快要到了，杜聿明按了按那镀着“克罗米”银白色领章的风纪扣，然后将头稳稳地靠在座椅上。

二

吉普车在一间旧式宅院前戛然停下。

杜聿明刚钻出汽车，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副师长彭壁生等一行忙迎了上去。

体态魁梧的[REDACTED]的军礼。杜聿明点点头：“部队作好[REDACTED]”

“报告军长，[REDACTED]音宏亮地，“六百团将用汽车输送向[REDACTED]，阻敌寇北进，掩护我军主力集中，另外两团随

杜聿明略一[REDACTED]

担任部队输送[REDACTED]命渝桂区运输任务，而作为先遣部队徒步行军，势必贻误。

“戴师长，”杜聿明道，“为了把你师的另外两团也尽快输送南宁方向，两天内，我将调集装甲兵团、骑兵团、辎重营及驻桂林汽车兵团载重车共一百三十多辆，统归你指挥使用。”

戴安澜大喜过望：“承蒙军长厚爱，二百师一定不负所望，歼灭来犯之敌！”

杜聿明又点了点头，环视着走上一个小土坡。

青天白日旗在山风中猎猎拂动。晨光下，泛着青辉的坦

克、战车、大炮正在缓缓移动，马达轰鸣震撼了寂静的山坳。杜聿明的心里禁不住一阵激动。

二百师是杜聿明从装甲兵团扩编的，是第五军的基本部队。

一九三六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他的老长官徐庭瑤即向蒋委员长保荐他担任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聿明曾率领这个装甲兵团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尔后，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团扩编为第二百师，杜聿明被委为师长。

杜聿明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装备只是条件之一，最重要的还有有足够使用这些装备的官兵，否则，优良的装备就是一堆废铁。因此，杜聿明决心在短期内将二百师练成一支能够驰骋疆场的劲旅。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百师又编入第五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升任军长后，曾向蒋委员长力荐戴安澜为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在宣誓就职时说：“我誓成劲旅，为国驰驱，歼彼倭寇。”

杜聿明极为赏识戴安澜。戴安澜的练兵大纲与他提出的“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都是是一致的。他还要求官兵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及“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因此，由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的全军校练，第五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

“报告军长，”一个副官抢前几步，手里拿着两纸电文，“荣一师和二十二师刚复电，已分由涪口、衡山、衡阳各附近车站，按铁道输送计划之规定，陆续南下集结。”